宋史翼

宋史翼卷十四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道署福建糧道調補高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撰

列傳第十四

沈清臣字正卿鹽官人居烏程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談鑰吳興志吳授太學錄盤洲集外制投匭上書言王希呂本歸正人不可用爲諫官諫院不敢受清臣乃錄本呈宰

執臺諫虞允文怒奏其事兼疑沈介教之乃下清臣
大理煅鍊久之非介教唆遂坐書未進御錄本示人
編管封州周必大集奉詔錄孝宗登極放還清臣爲張九成
女壻傳橫浦之學自嶺南歸隱居吳興城南築晦巖
書院以來四方學者湻熙中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
官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之喪執政近臣皆主易月
之說諫官謝鍔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不敢盡言
清臣疏陳六事其一謂三年終制本之禮經行之陛
下不必以滿廷之說有所回惑其一謂羣臣請陛下
還內之期方下禮官集議臣以爲當俟梓宮發引始

還大丙其一謂金人會慶節使三省密院引明肅升遐故事請陛下見之吏部尚書蕭燧以既罷百官慶壽恐難以見使人但可於小祥後二日引見於德壽宮素幄是調停之說也已有詔從之矣竊考仁宗時嘗使契丹遺鹵有喪至柳河而還鹵主不見也夷狄尚知有禮中原乃不如耶況陛下居喪與明肅時事體不同望斷自宸衷勿牽羣議上大以爲然是日所奏八千餘言展讀甚久知閤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清臣奏讀如初上目令弗卻又良久嶷奏進膳清臣正色謂曰所言乃大事讀竟乃退孝宗喜曰卿十

年去國今不枉矣旋遷國子監丞其後雖以羣臣五上表請還內孝宗勉從之於小祥後二日還內設素幄奏事而三年之喪遂定及大祥羣臣三上表引康誥冕服出應門語請御殿詔許於祔廟後行之清臣疏言陛下當堅持前此內殿聽政之旨祔廟後御殿終爲非禮將來祔廟畢日豫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來章勿令再有陳請力全聖孝以刑四海上嘉納之及祔畢竟罷御殿禮且斷羣臣之請論者謂是時儒臣林立莫能成帝志而立破滿朝淺薄之說者庶寮一人而已淳熙十五年清臣又因對

言陛下臨御以來非不論相也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傳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詭異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跅弛誕慢或取之謹畏柔愞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材始也取之奸豪譎詐楞然空鄙之夫而卒也任之隨順柔懦委靡無自立之志既取之又任之又從而禮貌之未嘗不注意也然皆非相也間有度量沈靜而經畫甚淺心存社稷而材術似疏表裏忠讜而規制艮狹其他則以空疏敗以鄙猥敗以欺誕敗以奸險敗以

浮夸敗以貪墨敗以譎詐敗以委靡敗若此者豈所謂相哉甚至於誤國有大可罪者海泗國家之故地也私主和議無故而棄之夷虜騎兵天子之宿衛也不能進取無故而移之金陵汲引狂誕浮薄之流以充塞正塗擅開佞倖權要之門以自固高位而今也循習前轍寖成欺弊國有變故略無建明事有緩急曾不知任然則焉用彼相哉十六年三月遷祕書丞(中興館閣錄)兼嘉王府翊善以直諒稱(書錄解題)五月罷爲主管台州崇道觀(宋史全文)郎所居治圃築亭揭曰潛斯多所賦詠(談志)甯宗卽位以潛藩舊學起爲江東提舉(攻媿)

集內尋改祕閣修撰趙汝愚深倚之及汝愚爲韓侂

冑搆陷清臣亦罷歸尋卒于家宋史全文朝野雜記

辛雜識陳振孫書錄談鑰吳興志周密癸

解題樓鑰攻媿集

吳儆字益恭初名偁休寧商山人少善屬文與兄俯

俱馳聲太學時爲之語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登紹

興二十七年進士授鄞縣尉捕海盜有功晉秩乾道

二年知安仁縣歲大旱儆度一縣戶口預令富民儲

粟以遏盜源旁邑饑民爲亂浸侵邑境儆親閱丁壯

俻之會邑有無賴欲襲旁邑所爲者立殺之盜皆駭

散事平自劾不報然卒以是坐累數年其後爲邕州

通判攝府事時張栻經略嶺右疑事悉以咨之且以
儆忠義果斷緩急可仗薦於朝得召對栻授以五峯
知言且爲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强三章以
贈見孝宗首論恢復至計大略謂天下大勢有二紛
紜未定之勢宜㬥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方逆亮
就戮不能乘勢進取及南北之勢已定乃欲長驅以
圖中原進退緩急皆兩失之願陛下治兵積粟以觀
其變又言大臣宜待之以誠而使之任天下之責左
右貴近之臣宜待之以恩而勿令預朝廷之事又備
陳南方諸蠻經略甚悉孝宗嘉之授廣南西路安撫

以親老請祠歸就所居爲竹洲以養父暇則與其徒窮搜經史四方負笈至者歲數百人相率結茅於其傍倣分齋以教之如胡安定湖學之法成材甚衆學者稱竹洲先生所著有竹洲集三十卷寶祐四年曾孫資深獻於朝賜謚文肅倣性慷慨好剛遇事敢爲無屈撓初在太學時天子以邏卒廉外事且至膠庠倣執而笞之曰國有令汝無故烏得輒入此卒帖耳受笞去不復至其判邕州也自杞蠻歲至市馬恃强驕横至不書正朔人情洶洶倣召至庭見數之遂屈服有下閑洞淩謠者歲掠良民市於他洞倣遽擒之

梟其首又有李棫者藏匿逋逃爲奸僞書尺紙示棫棫駭懼以書幣至請罪僞責而釋之反其幣由是兩江五十餘洞皆相戒懾伏且曰吾甯貧窮無犯吳公

其文辭峻潔雄麗而一衷諸道嘗爲尊巳堂記懇懇於天爵人爵之辨朱子見之曰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其文又有以見其所存矣竹洲集附行狀

韓元吉字無咎開封雍邱人門下侍郎維之元孫書錄解題兄元龍長於治知天台縣除司農寺主簿升寺丞要錄一百八十二徙居信州之上饒所居之前有澗水號南

淵江西通志詞章典麗議論通明爲故家翹楚周必大玉堂類稿

嘗赴詞科不利書錄解題以蔭爲處州龍泉縣主簿雙蓮堂記

調南劍州主簿送連必達序紹興二十八年知建安縣用

廣而賦畜乃懋遷鹽鹺以佐其費福建通志二十九年以

輔臣薦召赴行在三十一年除司農寺主簿要錄一百九十一

二乾道三年除江東轉運判官以明道伊川弟子所

編師說十卷刊置漕齋甲乙藁書師說後四年以朝散郎入

守大理少卿甲乙藁崇福庵記權中書舍人甲乙藁八年權吏

部侍郎時朝士因言張說多去國者元吉進故事述

太祖太宗之訓以諫甲乙藁進故事九年權禮部尚書賀金

生辰使（金史交聘表）凡所以覘敵者雖駐車乞漿下馬盥手遇小兒婦女皆以言挑之往往得其情使還奏言敵之強盛五十年矣人心不附必不能久宜合謀定算養威蓄力以俟可乘之釁不必規小利以觸其機孝宗然之除吏部侍郎淳熙元年以待制知婺州（書朔行日記後）於郡西南隅創貢院工築方興明年移知建安府（貢院記）表率端莊加意學校創修郡志以軍興調發功轉朝奉大夫（通志）旋召赴行在以朝議大夫試吏部尚書進正奉大夫除吏部尚書五年乞州郡（周必大玉堂類藁參甲乙藁）除龍圖閣學士復知婺州（極目亭詩序）罷爲提舉

太平興國宮爵至潁川郡公（甲乙藁）嘗寓德清之慈相寺東萊呂祖謙其壻也相與講讀於寺西竹林精舍故寺中有東萊書院嘉熙間縣令章鑑創屋額曰東萊讀書堂（西吳里語）元吉少受業於尹和靖之門嘗舉朱子以自代與葉夢得陸游沈明遠趙蕃張浚相倡和（甲乙藁）政事文章爲一代冠冕（花菴詞選）朱子稱其詩有中原和平之舊無南方啁哳之音（語類）著有易繫辭解焦尾集南澗甲乙藁（宋史志）

程宏圖字士尚浮梁人瑀猶子也工詞翰負氣節紹興講和以來金使道經凡官私門額悉覆之以楮金

使往天竺過太學門臨安尹命吏如例幕太學二字時宏圖直學稱稱立其下正色曰賢士之關國家儲才何歉于遠人拒之不聽募使白尹上聞孝宗在東宮嘉歎之三十一年金人叛盟宏圖上書曰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其先務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敵人之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舉事以决進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蓋金人憑陵之計甚久前日二使殿上之對軍民士大恨不寢其皮而食其肉臣等願朝廷姑善留之爲之詞曰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非國書所載吾將遣使以實

汝言非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得以措置為前進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銳而示吾之未弱也國家自和議以後為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年矣一旦使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然詔不可徒下也要當首正秦檜之罪追奪其官爵而籍其家財追賜宇文虛中之爵而為之立祠雪趙鼎岳飛之冤而又下親征之詔移蹕建康則其氣固足以吞強敵矣今敵重兵已臨汝穎使吾不先發則敵直窺襄陽矣至淮西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

下之勢兩淮失守則唇亡齒寒江非所恃而環海而東又有不可以不早計者夫所謂人望雖不可偏舉如張浚張燾胡銓辛次膺皆其人也浚尤天下所屬望者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銓以直言得罪於秦檜不死於檜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臺諫之任則說陛下爲苟安之計者皆屏息而不敢爲也今日之事勢已急矣然臣恐朝廷之上猶以强弱不敵之爲憂財用不足之爲慮臣謂兵之强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勝負分焉國家自休兵以來凡百冗費豈無可減罷者顧俾有司校畢條具凡非係軍民

之急者不以大小一切罷去則民可不加歛調發有
餘庶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矣隆興中舉進士官至大
理丞建炎要錄參江西通志

袁說友字起巖建安人、居湖州登隆興元年進士
丙科淳熙四年官秘書丞兼權左司郎官請以高宗
聖政錄同三朝寶訓係經筵官講讀從之明年差充
浙西安撫司參議說友上言自紹興辛巳之擾闕今
十五年宿將殂逝過半幸而僅存者迫於遲暮智勇
已不逮於壯歲而新進後生足爲國家用者又皆抑
遏於偏裨下位無路自達不拔之以爲緩急之備臣

恐未免於遺材也臣謂莫若行薦舉之法分爲四科一曰忠勇謂銳志報國奮不顧身二曰武藝謂行陣出沒莫當其鋒三曰謀略謂智慮深遠料敵必中四曰兵法謂習熟韜鈐能見於用令內外將帥各舉一人陛下賜以召對留寘三衙熟察而徐試之如所舉不應元薦條目舉官重加黜責有所舉得人及將來因事立功者優與推賞庶使行伍中有用之材皆得呈露緩急之際可以倚仗於軍政誠爲要務六年召至行在賜對除知池州疏上三策一久任統帥二選正副將三修治戎器孝宗嘉納之尋坐事罷主管武

夷山冲佑觀紹熙中入爲侍左郎中加直顯謨閣知
臨安府遷太府少卿權戶部侍郎光宗久不朝重華
宮說友連上八疏力諫不聽及孝宗崩光宗復不過
宮執喪說友奏言臣聞金主猶能爲其祖持三年之
喪陛下何甘心不能爲金主之所爲貽笑敵廷輕侮
中國萬一遂爲問罪之目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光宗
卒不能悟寧宗即位落權正職兼侍講韓侂胄漸用
事臺諫給舍章奏多格不行說友上言養氣節以厲
風俗當自朝廷始臺諫給舍之官所以糾官邪而杜
奸慝陛下既已信之於未用之始不當難之於已用

之後故臺諫給舍之所與是公議之所其與也雖陛下不得不與臺諫給舍之所不與是公議之所不與也雖陛下亦不得而與之陛下非徒從言責之臣也從公議也士大夫亦非畏言責之臣也畏公議也陛下當使天下畏公議不使天下畏言責公議伸則士大夫之氣節立矣氣節既立隋者必勤私者必公貪者必廉怯者必勇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濟哉未幾內批罷侍講朱熹與外祠臺諫給舍交草乞留不允說友奏陛下踐阼之初首召朱熹寘之經筵天下莫不傳誦以爲盛德之舉熹所論奏無非愛君憂

國之言一旦遽去莫曉所謂成命既出熹必不肯復留臣等區區所論寔以國體所關非止爲一朱熹而已且祖宗之朝未有以御筆直付某人者如此是無用中書他日必有援爲故事者望收回直降御筆俯從給舍臺諫之請疏入不報慶元二年除敷文閣學士出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復入爲吏部尚書兼侍讀尋知紹興府兼浙東路安撫使嘉泰初復召爲吏部尚書兼侍讀二年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拜參知政事九月罷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加大學士致仕四年卒於湖州

德清寓第年六十有五說友學問淹博究悉物情敭歷中外凡三十年章疏數陳多切時病自蜀中回朝極言蜀將當慮其變引劉闢王建孟知祥以爲戒後吳曦竟以蜀叛如說友所料（福建通志二百七十四參東堂集）

蔡戡字定夫福建仙遊人祖伸父洸戡以蔭補建康府溧陽縣尉乾道二年登進士科歷江州觀察推官淳熙初知隨州自金人通和之後邊備漸弛疏言陛下卽位於兹一紀外堅和好以休士卒內修政事以待機會可謂得上策矣臣聞之書曰惟事事其有備有備無患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向者秦檜當國

十餘年間幣聘交馳粉飾太平示天下不復用兵及逆亮敗盟長驅而來如入無人之境踐蹂淮甸睥睨長江幸而上天垂祐亮即授首凶徒自潰棄甲而歸否則安危之機未可知也然天幸不可以為常和好不可以為安不思先備以豫防之萬一金人出吾不意將有後時之悔臣所領州縣密邇敵境防秋在即望陛下戒諭大臣申飭邊郡講求所以為備者緩急有恃而不恐以守則固以和則久孝宗嘉納之轉京西轉運判官唐鄧間道至荆郢騎兵馳疾可三日到職言緩急之際不惟襄城戍兵應援不及且恐牽制

欽進不能郢有城不固荊無城可守請東修蔡陽古城西修光化舊城各撥戍兵千人以扼唐鄧要路仍乞分委荊鄂都統制司修築荊郢城壁一如襄陽之制詔下京西安撫使荊鄂都統司相度施行襄府宜城縣水渠延袤三百里溉田六千餘頃歲久湮塞戩請支帑開濬然後分兵屯田而盡其利募田請佃而收其租以爲暫勞永逸之計從之五年改廣東轉運判官廣東十三州府歲置場科買上供銀過數裁抑輸納大擾行戶戩請本司措置代輸所有諸州逐年買撥上供銀權罷三年以寬民力詔依所請罷買廣

人醵金置酒相慶謂之太平會廣西妖賊李接作亂警報日至戡防備嚴密民獲安堵條陳十事五事治盜於已然五事止盜於未然皆切中剿禦機窾十年充淮西總領使時議措置淮西屯田詔戡與都統制郭剛條具事宜奏聞戡疏言淮西事體與襄陽不同者有四襄陽地廣人稀水渠溉田數千頃無民田間斷兵耕其中聚而不散號令進退不失部伍淮西州軍去邊稍遠軍民雜耕豈能無擾屯兵散處遠隔亦難鈐束一也襄陽去邊不百里自修好以來流民未復曠土未闢淮西則富民大家及歸正人經官請佃

包占在戶歲月旣久遂爲永業一切根括必大爲邊民之擾二一也襄陽屯田近者負郭遠者數十里主帥可以親臨察其農事之勤惰閱其武藝之精麤戍兵往來相望更休不遠於事爲便今大軍屯駐建康與淮西異路近者猶有一江之隔委之偏裨未必盡力況事當一一咨稟主帥而後行遙度於數百里之外豈能盡合事宜三也自和戎以來兩淮未嘗宿重兵襄陽之兵雖號鄂渚分戍然自來留屯萬人以副帥臨之敵人習熟不以爲疑今若一旦廣行屯田於淮西沿邊州郡必駭聽聞或啟釁隙四也臣聞善立事

者戒張皇而惡煩擾嘗漸於近裏州郡爲之向來和州屯田五百餘頃廬州有三十六圍廢罷未久其閒多是熟田見係人戸請佃不若先遣官吏案行籍其舊數根刷向來屯田官兵增益而並遣之自來歲措置開耕規模既成以漸增廣則不至張皇矣州縣典一役辦一事無非擾民監司行下諸州諸州行下諸縣官吏並緣爲奸其擾數倍縱使量給價錢糜費減刻所餘無幾未見屯田之利已爲邊民之害臣謂不若令軍中辦其事漕司給其費軍獲其利民不知擾人心既安地利亦盡疏入孝宗御筆褒之曰卿通兵

事可以倚仗未幾移湖廣總領使請修江陵府城與荆襄犄角以絕敵人窺伺之心戡躬自董役凡樓櫓雉堞高下闊狹與防守之具一一堅密如襄陽召除司農卿光宗初政戡奏陳謹始八事一正心術二辨邪正三廣聖孝四求直言五戒游逸六崇節儉七恤刑罰八重名器遷知臨安府值淫雨彌月天目諸山洪水暴發漂蕩田畝廬舍被害者五萬餘家戡請撥樁管三十萬石減價賑糶民賴以濟光宗不朝重華宮戡上疏極諫備陳去歲旱災及郊夕雷震之由語皆激切疏入不省寧宗登極遷戶部侍郎除右文殿

修撰知隆興府尋爲廣西經略安撫使嶺嶠去朝廷最遠州縣官皆婾惰苟且蕺擢廉能黜貪墨與滯補弊境內肅然開禧初韓侂胄當國惎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惎侃直忠亮所奏多經世有用之言其論邊事以嚴備爲主而不汲汲於和戰紛爭識者以爲非好事偷安者所可及云歷代名臣奏議參定齋集陳壽祺福建通志一百八十一

王柟字木叔號合齋故順州人石晉以其地入契丹徙永嘉乾道丙戌進士爲婺州推官孝宗嘗疑諸州上供有滲漏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一二萬守以下不敢

爭枏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已重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新守周權以書奏之孝宗愕然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能決冤獄知績溪縣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堨六浚舊陂百頃歲無憂旱監進奏院太常寺簿以僞學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淤閼枏開渠港五百餘里漕運以通民事妖神巫故爲陰廡複屋詭其像設枏櫛巫撤祠壞像而民以安召爲大理丞禮部員外郎初周益公在政府招枏往既見淸談之外絕無所言至是蘇師旦欲見之許以遷枏曰吾義不交匪

人甯止于此鄧友龍議北伐援以爲助曰前日有發
策者驟矣枬力言無草草國與身且俱不利友龍曰
何怯也竟取宣撫去出枬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兼知
池州枬言池州城甚惡何以待敵請城之不報乃募
得緡錢八萬請自城之又不許乃補其穿穴深其濠
抽兵嚴備池人得少安召爲吏部郎國子司業祕書
少監兼侍左郎韓侂胄死坐者多枬言無使滋蔓執
政善之不能用錢象祖雅慕枬欲進用之忌者因罷
枬以撼錢枬奉祠而錢亦不安其位矣起知贛州諭
其耆老曰元祐黨籍贛人一十有四何多君子也汝

曹勉之詠桑麻淸臨禁提刑者復毀之栴子祠贑人雪涕留之不得賦詩而別栴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及仕于台寮屬見尤遂初樓攻媿以及彭子復石應之輩皆相砥礪崖峭孤特不輕狥物尤工于文所著有王祕監詩文集共二十卷葉水心集

黃由字子由長洲人父雲字景祥嘗爲淮西總所酒官由弱冠有聲太學淳熙八年進士第一時甘昪爲入內押班見知用事二十年招權市賄與曾覿王抃相與盤結由對策及之𡦃自設科以來由始冠多士時人榮之授南安軍簽判秩滿通判紹興府往新嵊

督行荒政由改糶爲賑擅發米五萬石予民不取其
直除正字遷著作佐郎奉使金國還遷將作監嘉王
府贊讀紹熙五年五月孝宗疾亟光宗不能視疾人
情益懼由請嘉王過重華宮問安孝宗爲之感動益
宗即位累除權禮部尚書兼吏部將大用矣會知綿
州王允初辭乞詔廟堂銓選若嘗受僞學薦舉陞改
及眾論指爲僞黨者籍記姓名且與勿用由入奏謂
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繼權
沆利路轉運判官由亦出知成都殿中侍御史張巖
奏由阿附權臣指立黨與遂以雜學士奉祠嘉定初

以正議大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聞嵊縣昔有虎患訛言謂虎歲久有神變化叵測或爲僧形或若蝯狙倏忽莫可蹤跡由禱於神厚賞募人捕之殄滅無遺種民賴以安三年除刑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官至正奉大夫自號盤野居士卒贈少師盧熊蘇州府志

汪義和字謙之徽州黟縣人淳熙八年進士通判紹興府知武岡軍慶元二年以治最爲太常博士時權要炎炎羣邪翼之詆天下正論以爲僞學無敢明其不然者義和力陳人才眞實疑似之辨人所難言天子嘉納誣善者皆悚三年遷吏部郎兼禮部四年除

樞密院檢詳五年以左司兼檢討玉牒吳興有糾合凶人盡殺主家而火其廬延及一市者刑寺欲分首從定罪死者一夫而止義和駁之曰殺人放火俱合抵死凶徒肆虐厥罪惟均何首從之有中都會子之獄抵罪者數人集議欲輕之義和又曰僞造者斬法也犯而輕之是不信于民也何憚而不犯皆請論如律義和平時官居雖一鞭扑未嘗輕用而于是獨嚴戢姦宄護善良所以爲仁九月除起居舍人慶元元年遷侍御史卒年六十絜齋集

周必正字子中江西廬陵人與從父弟必大成童俱

入家塾學行修立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改宣教郎知
建昌軍南豐縣南豐劇邑也必正遇事明敏常若有
餘民栢氏夜被盜併殺守藏奴賊逸去必正物色求
之果獲面詰猶不承搜其家得白金器一篋既至劍
奩出之囚聞其聲即引服淨梵寺有盜夜斬關入既
獲必正察其非盜挺出之立賞捕眞盜俗恨甚訴之
郡郡即逮所縱囚繫鞫甚峻囚不能自伸并邑吏皆
重坐未幾獲眞盜送郡拒不肯治乃以御史聞之奏
徙大理乃得實如必正所言甫秩滿除主管官告院
進軍器監丞會益公參政事請外知舒州大修學宮

又立文翁廟於學立周將軍廟於城南皆舒人也復故隄城北以禦潛溪漲溢民田數千畝復爲膏腴因作四橋於北西東門之外其一自捐奉爲之州民號周公橋郡東南有烏石陂分其流旁則爲石塘烏石之民欲專其利乃壅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告必正命懷甯令丞視之得實圖上于州按圖自以意定水門高下甫去壅水未尺餘得古舊迹與所高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喜至感泣乃歌曰烏石陂石塘坡流水濺濺有盡時思公無盡時徙知贛州與國縣之安陂溉田六十頃水勢自上奔突故難築

而易壞壞且五十年必正命復之費不及民擢提舉
江東常平上章納祿閤門屏外事讀書賦詩者累年
益公少必正一歲亦謝事歸第相與置酒高會無少
間時人比漢二疏開禧元年卒年八十一善屬文尤
長於詩晚取莊周息黥補劓之說名其堂曰乘成因
以自號有文集三十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扁多
出其筆渭南文集

宋史翼卷十四終

男樹讟校字

宋史翼卷十五

賜進士出身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署福建鹽法道兼署鹽運使司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十五

衛涇　劉穎之　梁季珌

吳琚　徐瑄　余古

趙綸　趙昱　丁伯桂

方大琮

衛涇字清叔其先齊人唐末避亂南遷居秀州之華亭祖闓始占籍崑山之石浦父季敏通判鎮江府涇少有節操入行在從永嘉李去智學李卒爲制服執

喪人咸義之淳熙十一年孝宗擢涇進士第一比唱名御筆殿試上三名欲觀其政事特與添差差遣仍釐務授承事郎添差鎮東軍簽判涇以對策嘗陳添差之敝三上表乞待次上以涇力踐所言知重始進特從其請故事狀元初任垂滿必通謝於宰執始須召命時王淮秉政涇不通謝雖被召三月不得引見十四年除祕書省正字輪對言陛下即位之初銳意事功不效而用將相痛憤而圖恢復二十六年之久無一事少稱陛下意者而陛下大有為之意亦少弛矣一祖八宗之業太上皇付託之重子孫億萬年之

基緒陛下一身任之豈可僅取苟安無事而遂巳邪庸常之材持祿保身而風俗日壞士氣日卑民生日困臣恐天下之患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者事幾易失時不再來願陛下堅自彊之志振綱維以張國勢作氣節以厲媮惰則靜可以彌禍本動可以復疆土而事功立矣光宗初立政尙循謹涇以著作佐郎賜對言今日風俗頹靡百度縱弛人才削弱國勢未張汲汲有爲尙恐不濟若猶因循其敝將至於不可爲者矣又言中國之與北虜其勢決不能兩立名爲和好實則讐敵名爲息兵實則觀釁復讐之本直須時耳

今以偏方之勢與虜持久自紹興來五十年無大戰自隆興來三十年無小鬬虜酋新立血氣方剛閒隙之生遠不過五六年耳願陛下奮發英斷規恢遠圖卧薪嘗膽不忘北鄉聖志先定然後與二三重臣講求大計委任而責之成內外備則大讐可復中興可期矣又言自陛下踐阼臺諫給舍多不得其職今日士氣向衰風采銷落陛下所當長養振作而反陰銷沮之將使羣臣上懼陛下之威命下虞羣小之中傷苟且成風諂諛充位脫有大姦巨惡誰爲陛下言者紹熙元年遷著作郎兼司封郎官二年正月雷電雨

霜大雪繼作淫應詔上封事言雷陽也雪陰也陽氣方升而陰制之此雪所以降也以象類而求則君欺於臣夫陵於妻夷狄謀中國小人害君子皆陰勝陽之證也有一於此皆能致亂陛下不可不預防也時佞倖漸肆李后悍妒故淫以爲言出爲淮東浙東兩路提舉慶元初召爲尙書右司郎官論壽皇孝養禮曠以爲太上之於陛下親父子也天性之愛血氣之屬慈孝之親宜無毫髮疑間雖太上疾勢未平語言舉動若未容於進見者然陛下孝心純篤豈以吾親之不可見而遂已乎臣聞參天地贊化育曰誠而已

金石之無情鬼神之至幽猶以誠而動矧人子事親誠極其至有不感動者乎顯陛下兢業於中以親之未順爲憂以期於見親爲念積此誠意庶幾太上之懽心可得而喜付托之得人矣三年以起居舍人假工部尚書使金還言虜有危亡之兆而吾無自治之策使吾治具畢張備禦無闕敵雖强不足畏偷安歲月僅了目前一弱虜滅一彊敵生未足爲喜也初遲之往寧宗諭使覘國而虜爲蒙古所攻我有乘釁之意遲深懼其輕動故還奏如此除直煥章閣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言者論罷是時權姦用事遲不

爲勢怵斥去十年不調於里中闢西圃取范文正公
格言名其堂曰後樂開禧元年得旨入朝明年除中
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應詔論北伐非計不聽三年自
吏部尚書拜御史中丞請誅姦臣韓侂胄論罷右丞
相陳自強拜參知政事封崑山縣開國伯嘉定初兼
太子賓客始侂胄之誅涇功多繼又患史彌遠有專
恣之漸欲去之彌遠爲景獻舊學知涇謀風御史劾
罷之五年知潭州八年知隆興府上以涇三世同居
有堂曰友順御書二大字太子亦爲書後樂堂牓賜
之九年知揚州十七年除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

夫致仕進封吳郡開國伯寶慶二年卒理宗輟視朝一日特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賜謚文節涇歴仕三朝出入內外四十餘年憂國忘家始終一節而謀深慮遠不徼近功其進退之際與時升降嘗語人曰官職自有定分名謚千古不磨其在朝孤立自守不畏彊禦以賢才為立國之基薦進搜舉汲汲如不及如李燔輔廣倪思陳韡皆其人也涇在渠時與朱熹有交承之好侂胄指熹為偽學斥之侂胄既死涇奏召熹還朝而熹已卒復移文新安取熹諸經四書傳註刊刻以傳又請為右文殿修撰張栻賜謚其表章正學

之功多矣所著文五十卷曰後樂集弟濕儒林有傳

盧熊蘇州府志

劉靖之字子和盧陵人學者稱孝敬先生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卽以經學文行知名登進士第再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靖之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于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何爲

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之矣敢問濂溪何人也靖之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諸生固已風動于是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諄諄告如數子弟晨入齋直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修身爲主至于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于是而出焉于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禮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讐恥狗時俗者皆棄不錄于是學者又知所懲其于有司之事亦皆精審嚴密間斥其贏

以市圖史至若干卷待諸生以恩至于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覈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常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靖之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怪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弟子比無荒嬉惰游還家叫呼犯上者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蘐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爲教官迨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于聽事之壁靖之旣去改宣教郎

道繼母喪以卒諸生哭之皆失聲相與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靜春以卒業者數人靖之平日閉戶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强附而時之縉紳多慕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于朝劉氏自太宗時有刑部郎名式胡安定所爲記墨莊者至靖之父滁亦好學修飭及靖之兄弟家法益峻忠厚雍穆之風不墜及卒丹稜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栻爲刻銘納壙中新安朱子又爲之傳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靖之也尊菴集參南軒集

吳季琰字備父處州麗水人以遺澤入仕授提點江

淮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再調南外睦宗院既而通判湖州湖州去京師百里而近臺省監司之滯訟悉以委季珌季珌閱實其事不爲吏欺栽處其平不爲勢撓自本州以及旁郡事多賴季珌以直經制之入舊多乾没當路督責無巳時季珌檢校靡密歲額整辦又斥其餘以補前政之虧數以萬計諸司列上其政孝宗亦雅聞其名擢知信州治信未期以母憂去吏以例白郡故負餽若干季珌斥去之僚吏復相率以請曰道遠將無以爲資季珌曰親喪乃所自盡也而可煩官乎竟辭弗納郡人嗟嘆服除知光州除提

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司公事改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司公事江西之俗生子不能贍即委棄不顧季珌創慈幼院以收育之且撥公田爲經久計多所全活明年除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俗喜終訟季珌獨懲其發蹤者訟以是簡尋除都大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司公事明年除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總所異時吏以貿易新陳借貸樁積爲辭雜塵土秕糠以爲姦利季珌曰樁積以備不虞何可屢借且吾調度有常和糴足以相濟何俟於借即嚴綱運之程去和糴之弊於是糧餉輻輳庾廩充盈

以新易陳歲不能什一自餘悉以見至者給吏不得以借貸爲名有所雜揉軍人鼓舞以爲計其實增常時什二三京口歲旱責經賦於種蓺之家民不堪命會季珌攝守不崇朝蠲去民歡呼若更生再轉爲太府卿除權尚書戸部侍郎時邊事方殷調度不繼季珌謂大紮急則小紮絶一切之政非所可用惟明統紀信期會爲庶幾自當時而言若甚迂緩而外不致張皇內不致乏絶時以爲難除尚書吏部侍郎其論吏銓一疏畧曰恭惟國家南渡以來八十年間省部成法斟若畫一昨自權臣當國變更略盡姑以目前

所見言之改官必班見舊制也今或徑得差遣不妨赴班改官必作邑舊制也今或別得差遣遂免作邑至於班改之員已足特許附班薦舉之章有礙委曲收使或闕已授而留抄未上別圖改注或闕未出而先乞留闕阻過後來或不合奏薦而特與放行既開方來之門復令已往者援例或不許收敘而特與改正既使脫去罪籍仍還積下磨勘辟差者不問實歷之有無換闕者不拘闕次之遠近甚至出身定於補官之初或扳援親屬而改授進士限以科舉之制或未嘗中選而出官若此等類不可概舉乞詔中外自

今一遵成法凡後來所行有與成法相戾者並不放行庶幾公道昭明人心歸一更化善治無先於此繒紳服其切要嘉定元年夏四月抗疏請外溫詔弗許九月二十有九日卒年六十有六季琛性清靜薄嗜慾年過強仕即就外寢所至一室蕭然惟圖史是娛兩典侯藩六將使指所至借公帑纖悉無過用雖舊比所當得者率卻不受行部糧費供億不宿地市去官必籍內外供帳歸之有司毫髮不有 劉宰漫塘文集梁侍郎行狀

吳琚字居父一字雲壑憲聖太后猶子也陳傅良在

太學琚執弟子禮惜名畏義不以戚畹自驕范成大陸游引為師友項安世輩則其客也尤工翰墨孝宗萬幾之餘即命中使召之論詩作字呼之為哥光宗呼之為舅滿朝之請過宮也琚密奏孝宗謀所以安光宗者因擬進諭旨曰予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間比以過宮稍希臣寮勸請反涉形迹不知三宮聲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為盡禮今天氣尚暑過宮常禮宜免姑欲相見予當自招皇帝矣會孝宗崩不果趙忠定公之定策也先謀于琚琚密奏憲聖曰某官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

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顧聖意
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于是大計遂定忠定欲琚出
入通宮禁廟堂之意琚欲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否則
提舉中祕書忠定難之乃以韓侂胄任之侂胄佯爲
曲謹雖一秩必以請忠定墮其計遂爲所陷垂殁謂
其從子崇龢曰悔不用居父以至今日琚與侂胄爲
密姻黨事旣起琚畏遠權勢委曲遜之然密爲諸君
子地言于憲聖以不宜進宪往事外人多不知也侂
胄忌之謂其弟曰二哥祗喜引許多秀才上門何也
然以憲聖故不敢有加于琚一日招同賞花極歡間

問琚曰肯爲成都之行否對曰更萬里亦不辭侂胄笑曰恐太母不肯放兒遠去耳然終不欲其在朝歷帥荊襄鄂三路終于開府儀同三司鎭安軍節度使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曦之復帥蜀惟琚言其必反後果驗太常議謚謂其功有人所不盡知者朝廷後卹忠定子絅亦以密奏進其始末史彌遠以吳韓本密姻疑之不錄時人以爲屈宋元

徐瑄字純中一字漢玉永嘉人父定官至知潮州光宗卽位遺瑄表賀授太平州司戶未上慶元元年中

刑法科改慶元府司法除大理評事三遷至太宗正
丞權刑部郎兼戶部左曹出知嘉興府擢直秘閣夔
州路安撫使揭旗於車前曰有訴官吏貪贓蠹國者
立其下遠近震竦夔漕司故以鹽利之羨獻于朝瑄
念黔珍民貧地瘠移其羨以代民輸爲緡十有二萬
又歲捐鹽若干以充其賦民爲立碑像而祠之移知
瀘州潼川路安撫使嘉定十一年召爲刑部郎官輪
對極言大臣恃獨智悅諂辭疏入不報時宰相專而
忌臺臣承望風旨詆瑄免官主管成都玉局觀復直
寶謨閣知饒州召爲戶部郎官大理少卿寶慶元年

湖州民潘甫與弟丙壬泉亡命數十爲亂夜入州劫濟王竑敗甫死于兵丙磔于市壬逸去餘黨就擒守臣謝周卿通判張宗濤以下悉付大理獄詔瑄鞫其事時宰面授風旨又數以手簡羅致不附巳者且諭瑄可立致貴顯瑄曰王忠嗣唐武將也不肯以人命易官吾忍乎獄具謄書于朝謂跡涉疑似者罪不當死復執論數四不報會胡夢昱應詔言事例借長官印或怖瑄勿與瑄曰吾位亞卿不能建明而又阻同僚之言乎夢昱奪官竄象州瑄遺書史彌遠爭之不可亦鐫二官罷王塈梁成大論不巳先後追六官象

州居住時年已六十矣築室㵼江之濱日觀練自號
松月居士堂曰欣止題寓居云吾道日非奚止是此
心安處便爲鄉紹定元年卒端平元年以王遂言贈
集英殿修撰魏鶴山集徐公墓誌
余古錢塘人光宗初罷遺補官近臣罕進言者紹熙
二年五月古以布衣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春秋鼎
盛自即位以來星見再周當思付託之重朝夕勉惟
求治之道乃或不然間者側聞宴遊無度聲樂不絕
晝之不足繼之以夜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
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內中宮殿已歷

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樓臺接于雲漢月榭風亭不輟作㴱爲陛下不取也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令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蓋自副將而至殿步帥各爲高價但如其價則有特除此爲害之大者㫖由公卿持蘇保位備員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蘇味道滿朝皆小人也陛下果能以漢文帝爲法唐莊宗爲戒卽乞昭示詔旨嚴下約束除太常樂工立定員數凡俳優抵戲者放而爲民美女麗人自今無獻宴開以時酒進有數宦官不得干預朝政佞倖悉去忠㫖並進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皇亦

不可得也問安視膳之餘宮庭燕閒講讀經史䝉歷
養性享名教不窮之樂固嵩岳無涯之壽豈不休哉
帝覽書震怒始議特旨編管言者救之乃送秀州聽
讀咸淳臨安志
引朝野雜記
趙綸字君任鼎曾孫五歲誦書入耳不忘年十九從
朱子于富沙趙汝愚爲相白上錄鼎舊恩授登仕郎
移澧州安鄉令以義勇平羣盜宣撫使吳獵上其功
改安撫機宜文字時議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制置
使李大性謂綸曰惟子可以了之忠義將董逵方激
怒其衆推誠諭之勉以歸農或隸戶籍皆大喜過望

而識拔其帥孟宗政扈再興等數人後皆為名將改知益陽縣已而通判江陵皆有聲嘉定九年遷知信陽軍金高乞入寇疾馳至郡繞城濬隍蒐軍實勵將士拔袁海于囚拔董忠明于野授以帥兵薄城下擐胄登堞矢石雨發金人知有備拔柵以火攻綸遣康孝先帥死士潛出抵金人帳斃其酋注首槊上金人棄攻具走俄而復至綸固守調諸軍列柵淮堧間出遊騎以誘之一日乘勝逐金人大潰俘獲無算盡以隸軍次年諜知金人又治兵綸豫定諸軍之出戰者邀徼者列柵而守者并城中之分門而守者金人至

及其未定急擊之斬馘多金人以二萬人環城以萬人阻東諸山而陳綸親督戰軍士一當十金人敗走又明年浮光棗陽被圍光山破綸曰是吾唇齒也光守柴叔達乞師遣董思明與袁海援之而使從間道入光約表裏相應師次求城總餉者忽欲移師防江綸持不可金人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上震搖急召思明倍道抵關東馬山谷間步出胡家衝攀木緣崖魚貫而進三十餘里設伏于隘邏金候騎擒之遂拔柵而入爇其酋之臥帳金人倉黃奔遁思明師憑高躡之呼聲震山谷奪其旗幟書敕牛馬雜

蓄盡得前此官軍所遺資仗并難民之陷軍者而淮西之師亦集遂解浮光之圍自綸守信陽金再戰皆北至是越境出奇威名大震然嫉妒亦自此而起論功以直祕閣仍守信陽俄而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又改湖北安撫使知江陵府未至以言者論之削籍罷明年予祠復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舟次丹陽而卒年五十九江陵罷歸無一椽之宅僦居長沙尋歸某山矮屋五楹僅蔽風雨所著有時齋遺稿二十卷鶴山集趙君墓誌

趙昱字希光雄子也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爲師嘗

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巳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當是時南軒之教盛行蜀中黄兼山范文叔皆導其緒雄故嘗與南軒不咸以是兩家子弟其初不甚往還而昱獨與其高弟議論多合說者以爲呂正獻公之子范歐諸老爲親炙而昱之于南軒爲私淑然其善于親師取友則同也先是雄嘗爲孝宗言吳挺專制蜀巳久雖名三軍其三軍僅當挺之偏裨陛下神武雖百挺何能爲然爲子孫萬世計不當如此孝宗是之及挺卒朝廷雖畧行其言巳而復以兵予吳氏昱性沖淡出仕二十餘年然歷任不滿

三載及以廣安守家居無復宦情開禧丁卯吳曦之變作昱每念其父之言輒投身大慟或至氣絶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夔門不克于是製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歸者輒號泣弔之貽書戎都帥楊輔謂逆雛驕豎干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騃無知爲敵所陷逆順昭然其下未必皆樂從也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尚可爲因勸以舉義輔不能用昱遂絶粒浸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于外置一劍枕間每舉欲自刺家人捍之不得間然竟以不食而卒俄而亂平矣獨疏上其事且乞以昱故

追子其父恩澤以昭世臣之賞詔賜雄謚文定而昱亦予贈卹如制岳珂桯史

丁伯桂字元暉福建莆田人嘉泰二年進士補永春縣尉調寧德縣丞歷知廣州南海縣肇慶府通判寶慶間史彌遠當國惡莆田人過進用必抑之伯桂以銓知循州例當朝辭彌遠見曰是異於莆士者留提轄雜賣場伯桂旅揖外未嘗一詣相府累遷宗學博士紹定四年火災求言伯桂應詔略曰比年大風顛木巨浸成淵雷發先春日乘背氣虎出平敷龍鬬近畿疫疾流行妖星伏見上下恬然而莫之省天安得

而不怒夫大感悟必大更張今貪酷之吏滿天下皆由權勢庇之苞苴啓之參選者伸縮於吏胥之手干進者奔走於厮役之門大臣知之否乎彌遠見疏憾伯桂益甚不得擢及彌遠卒除樞密院編修官伯桂輪對首乞去臺諫副封令中外薦剡得自舉復近臣宴見百官集議舊制次言居憂者汲汲起復舉世無孝子注闕者汲汲奏辟舉世皆躁士宜作而新之理宗嘉納端平元年擢監察御史時金已爲蒙古所滅趙范趙葵全子才建收復三京之議伯桂極諫曰故相史彌遠當國二十七年於法當敗然所以不敗者

用兵一事猶能謹重必迫而後動故雖敗而猶存暮年輕信兒子交韃滅金則謬矣今更化未數月而遽欲收古人百年勝殘去殺之功謬不愈甚乎宜修沿江守備以增一重藩籬且戒三帥常思卻顧無倖近功已而三帥以不捷返伯桂疏言輕敵之誤小遂非之誤大今移兩淮糧械於邳徐唐鄧等州猶循危轍冀雪前恥然愈變愈差不可不慮復論彌遠在時楮幣窮而不變羽書急而不報注擬壅而不行陛下一日更張內則空內府累世之藏而楮賤自若外則八陵之圖甫南馳而三帥之旆已北指剡收召廣進用

縣有一月而數遷者前日之病在於緩今日之病在於速矣理宗屢歎治效不進有請用舊邸私人者伯桂爭曰慶歷初盜起東南西兵未解仁宗所選任者杜范韓富數人而已王安石變法先結張若水藍元振輩以爲腹心及神宗遣二人視府界所行青苗皆云民便樂之今小人不過用安石故智奈何墮其術中乎伯桂在言路二年疏數十上語皆切中時弊三年陞祕書監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又兼中書舍人韓休除節度使致仕伯桂封還曰比者后家一門雙節衆猶謂不移此募戰士今休一賓贊之臣顧畀以

旄鉞如祖宗舊典何命遂寢閤美人進封親屬加恩者百餘人伯桂請俟三邊稍靖然後舉行詔如所議嘉熙元年除權吏部侍郎遷給事中蒙古北人歲入寇宰執洶洶伯桂言大臣操舟主病者也若先倉皇動色同舟同室之人將若之何宜凝定志慮以應變時郊祀夕大雷雨伯桂曰陛下本以好賢受諫聞天下近來言官忤旨至形詞色而易置臺諫如弈棋此致異之大者其因事啓沃類如此未幾余天錫自福建召還且大用近臣多先通殷勤伯桂駁論曰閩樂士以處天錫足矣召之徒使陛下有私故人之名言

者必起而攻之非所以愛天錫也疏入宰相喬行簡承理宗意趣書讀行下伯桂已病猶堅執如初越數日卒年六十七贈通議大夫伯桂兄弟八人皆有俊譽而伯桂尤工聲律然素淸修不以藝掩德也子南叟承務郎監海州海口鎮調監泉州市舶務劉後村集

方大琮字德潤福建莆田人祖萬紹興三十年進士初授增城尉改監行在和劑局大琮登開禧元年進士第三人補南劍州教授改江西轉運司參議歷知將樂永福二縣端平元年詣行在丞相鄭淸之一見如舊擢監六部門三年遷著作郎除右正言上疏曰

臣自立朝以來每見羣臣議論始則言成敗中則言安危至於去歲夏五之後景象頓異則以存亡言矣然徒知天下有將亡之形不知古今有不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臣側聞陛下踐祚之初故王退守藩服雲川之事變生不測當時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有所制亮陛下之不得已既而史彌遠甍矣端平改弦威福自出此非昭枉雪寃之時乎臣恭覩元年六月御筆有曰濟邸立嗣難以輕議二年七月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仇一則如拊愛子讀者所爲黯然吞聲也故王之跡非若秦邸

而秦邸子孫至今蕃盛此太宗皇帝保全之力今也西溪荒阡麥飯無主孀嫠孤寄抑墮緇流獨不以太宗之待秦邸者待之乎彌遠之罪浮於奸檜而檜死之日諸子勒令致仕此高宗皇帝果決之斷今也宅之頑童班崇錫第起玷名郡敢抗公平獨不以高宗之處檜者處之乎德於其非所當德怨於其非所當怨一念之私綱常倒置驕卒安得不狂悖凶豎安得不跳踉叛將安得不飛颺蓋有以召之矣昔漢淮南王驕僭非復有愛兄之道文帝哭之甚哀以袁盎解而並及閭斗粟尺布之謠則還地封子不遺餘恩未

嘗終膠於盆之說也陛下天性友愛與文帝同故王之脅與淮南異臣聞故王嘗從陛下會朝侍班同榻共食情愛至備使無彌遠先入之言豈不愴念疇昔之好矧自更化之後凡逐臣羈士見抑於權奸者無枉不白獨天倫大寃不能自明一婦茹屈枯旱三年匹夫非辜飛霜六月而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乎或曰四郊多壘未暇議也不知腹心不治何以望膚革之安或曰皇嗣未衍未遑議也不知麟趾不歌何以致螽斯之慶一念之歉橫於胸中而不化則一氣之鬱鬱於兩間而不消誠能宣明洞達此歉不留將見

精誠感召此釁自消矣復論國家大勢以爲亳之復汴之入方以歸疆爲喜襄之失蜀之危反以釁國爲憂炎與半守而猶牢也不可以當吾世而有金甌破缺之形佹遠雖壞而未潰也不可以當此時而有舉酒祝柱之歎反復數千言皆不報逾月對理宗曰權卿言論當體國大琮曰臣所言無非體國者袖出手疏再奏略言三邊功賞未聞而後宮數十之宜一夕取辦五閫將佐暴露而近親雙節之命同日並頒襄蜀流殍而諸璫進勸未已江北淸野而內庭水妖方熾非所以消疑釋謗也理宗嘉納遷起居舍人嘉熙

元年魏了翁安撫浙東命下大琮奏韓侂胄史彌遠剗鋤之餘天下人才僅存眞德秀魏了翁二人而已陛下當饋太息徬徨乏使而三十年劫火不燼之精英一爲天所奪一爲人所沮豈不大孤人望哉乞留了翁以爲朝廷重因力求去不允命兼權直學士院先是臣僚無敢言濟王事者及大琮抗疏言路漸開王邁劉克莊相繼論諫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劾邁克莊而以大琮爲魁傑請寘重辟理宗不允罷大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四年除祕閣修撰福建路轉運判官淳祐元年遷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

經略安撫使六年進寶章閣直學士大琮在廣五年晨興治事夜漏上數刻乃休鎮內百廢具舉以兼司倖送三學用朱子所定禮更造爵俎罍篚籩豆簠簋鑄編鐘以足其數取英韶石以為磬歲行釋奠鄉飲務以禮教變其夷俗增摧鋒軍春衣錢別給赤軍出戍糧米免其借貸舊時計常苦不足至大琮簡儉節縮歲羨十萬緡積四庫以備用後守廣者賴之改知隆興府命下而卒年六十有四贈通議大夫謚忠惠子演孫字景行國子試得銓注調監建康府糧料院制置使王埜辟為幕添差通判南劍州攝邵武軍崇定

元年除諸司審計當對傳父論濟王事賫志以殁乃
疏奏舜有有庳之封周公有蔡仲之命陛下之聖豈
愧古人三十年間因循未行者存亡繼絶之一事耳
及今行之是彰陛下之聖不然終爲人道之歉反覆
數百言累遷太府寺丞請外知建昌軍度宗即位陛
辭疏論新政復申前請移知贛州尋歸奉祠已而兼
湖師潰國事已不可支演孫猶運粟以濟行在德祐
初集民兵固守鄉邑即家除工部郎中廣王嗣位福
州召除軍器監司農少卿進大司農演孫奔走措置
以濟危急積勞致疾景炎元年九月卒年六十有四

劉後村集方閣學墓誌福建通志

宋史翼卷十五終

男樹聲藩校字